

写给
青春的
散文

高原上空的星

——王宗仁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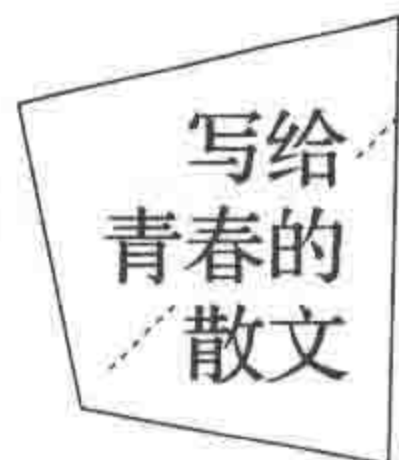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宗仁的作品
总有种一气呵成的阅读快感
这是他从必然向自由的迈进
也是他以爱的名义向生命的致敬



经典荟萃
如此精彩
你怎能错过



中国商务出版社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高原上空的星

王宗仁 / 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图书在版权编目 (C I P) 数据

高原上空的星 / 王宗仁著 .--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7.1

(写给青春的散文)

ISBN 978-7-5103-1778-1

I. ①高…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6055 号

写给青春的散文

高原上空的星

GAOYUAN SHANGKONG DE XING

王宗仁 著

出版: 中国商务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 28 号 邮编: 100710

责任部门: 中国商务出版社 商务与文化事业部 (010-64515151)

总发行: 中国商务出版社 商务与文化事业部 (010-64226011)

责任编辑: 崔 笏

网址: <http://www.cctpress.com>

邮箱: shangwuyuwenhua@126.com

排版: 文贤阁

印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58 千字

版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3-1778-1

定价: 29.80 元

凡所购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总编室联系 (电话: 010-6421224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盗版侵权举报可发邮件到本社邮箱: cctp@cctpress.com)



1939年出生于陕西扶风，1958年入伍。中共党员，高原军旅七年，以后一直在总后机关工作。历任团政治处书记、新闻干事、创作室主任。一级作家。曾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现为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出版报告文学、散文集60余部，题材以青藏高原军营为主。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历史，在北平拐弯》《枪响卢沟桥》，中篇报告文学《青藏高原之脊》。散文集《情断无人区》《五道梁落雪》，五道梁天晴》等。《藏羚羊跪拜》等4篇散文入选初中或小学语文课本。

散文集《藏地兵书》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珍藏在乔松下的
——熊岳树木园记

王学仁

像每到一地方一样，营口人照例要给我介绍这些采风的作家介绍自己城市的概况。当然他们介绍的许多内容都是我该听的，但入目不忘的是这样一番话：“前不久那场夹风带雨的台风从大连卷过之后，我们这儿雨过天晴，街道干干净净。台风先给我们打扫了一回市容。”我对那次威力强暴的台风袭击沿海城乡的惨烈情景历历在目：行人的雨伞被呼啸的暴风刮得倒卷过去，人站立不稳，满街是失控的人群；许多树木东倒西歪，有的伏倒砸坏汽车，有的被拦腰折断；有的下水道口喷浆般冒水，成了湍急的河流……一座城市能在这样摧枯拉朽般的台风中岿然不动，实在令人感佩！这是人的精神给这座城市熔铸了顽强的生命、非凡的创造力和巨大的凝聚力。

我带着营口人传递给我的他们的自豪，在乘车漫游市容时特地留意了一下路旁的树木。它们不动声色地在灰地静立，绿荫笼罩着所有的地，贴着地面的青草是天然的绿毯。树木手拉着手，每片叶子都居住着阳光。我听到还有一种声音长在拂动着，那是蝉鸣，它们正一声短一声地开着森林音乐会。汽车在一个被树丛几乎遮掩着的铁栅栏门前停下，门楣上一行镂空大字告诉我们，这是当天我所要参观的地方：辽宁省果树所熊岳树木园。

我写作的欲望孕育于雪山冰河

“一个上百次穿越‘世界屋脊’的军人，一个把生命化作青藏高原一部分的作家，他写了四十多年高原军营生活，有数百名藏地军人从他笔下走过。”这段文字赫然出现于我的散文集《藏地兵书》封面。是出版社写上去的。上百次？可能吗？确实是。

实事求是地讲，最初我绝不可能是为了当作家而踏闯高原，如果是那样的目的，我去一次两次就足矣。一个汽车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高原汽车兵，肩负使命，每年都要在两千公里青藏公路上奔驰十次八次，餐风饮雪，不讲条件。只有车轮碾过千里雪的幸福、快乐。幸福来自吃苦受累不抱怨，快乐源于遇难遭险不畏惧。苦过，乐过，甚至有过与死神擦肩的考验。没关系，只要活着，就没有理由不站在“世界屋脊”上。我写作欲望的产生正是在飞轮碾过雪山冰河的路上，只有这样当作家才是水到渠成的事，足见丰富的阅历对作家弥足珍贵！所以，

我很清醒，高原对我的改变远远大于我写的那点高原作品。先做一名合格的军人，随后才是作家，就这个道理。

像所有希望过上安乐稳定生活的人们一样，我当然向往舒适的城市环境。1965年夏天，我在解放军报社学习了半年后，调到了京城。没想到我的那颗已经在高原冻土层扎下根的心，很难融入水泥圈起的楼房。我的脉管与雪山冰河相连，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把京都的林阴大道走成了沙漠小路，昆仑月浮动在我梦里时我会紧紧地拥抱着雪峰。如果偶尔遇到从高原来的战友，我们畅谈半宿也不觉长。1989年夏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我的一篇题为《梦昆仑》的散文，传递了我的这种心情：“昆仑有我的冰山来客，沙漠是我盛产梦幻的地方。忘不了我的青藏高原，在天涯海角浪卷水花的地方，我怀念阿尔顿曲克草原上的骆驼，它从没有贝壳的沙滩上走来，驮走了多少荒凉寂寞；在乌苏里江上的渔娘小船，我想起了格尔木路口昔日那通往四方的简易公路，生活总是从狭窄走向宽阔，这条条小路潮动着整个柴达木；在西双版纳密密的橡胶园里，我遥望雪山顶上吊着冰凌的高原兵屋，老远看去那是海平面上的战舰，里面战歌如潮，飞轮滚滚……”

在京城我实在无处可去时，一不留神就又一次上了青藏高原。往往就是这样，一小时前，也许根本就没有西行的打算，忽然间有一件事或一个思想点燃了我的情绪，我一瞬间断然决定上青藏线。两天后我便会出现在西宁青藏公路起点的零公里处、格尔木的望柳庄，甚至唐古拉山兵站上。上高原我只坐过一次飞机，其

余都是乘火车到西宁后就坐汽车上线，一个兵站一个兵站地停，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看。只要踏上青藏线，有两个地方我必须留宿，哪怕只住一个晚上。这就是驻扎在昆仑山中西大滩的连队，还有长江源头的沱沱河兵站。或因过于充足的日晒，或因严重的缺氧，这两个地方官兵们那紫膛色的脸庞，在我的眼里是世界上最健美的肤色。我说不出太多的道理，每见到这里的战友们，就能够让我展开思想的翅膀，使我竭力让自己的文字从近处落到远方。

我有多本“上线日记”，看见的、听说的、想到的，都写进日记。“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相信这句格言，但是我要把后半句“耳听为虚”修正一下。道听途说来的那肯定是虚，但是在你置身于你眼见的生活现场时，你一定要敞亮耳门倾听八方。这时听来的不仅可以验证你的“眼见”，还能提升“眼见”。这样的“耳听”就非常珍贵了。正是通过这样的走、这样的看、这样的听、这样的记，我才对青藏高原这块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的高地有了自己身临其境的生命体验。有了这样的体验，我才把自己这个“小我”逐渐地融进了青藏高原那个“大我”，把“我”变成了“我们”。作家必须深化自身对时代、对生活的感受力。我常这样想，一个没有被昆仑山阳光晒过的作家，怎么可能写出昆仑日出的壮丽呢？你只有把高原那些独到的深藏的风景看足看够，也许你才能成为别人眼中的一道风景。

我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最应该浪漫的年华，埋葬在了青藏高原的冻土地上。我就要叫它埋葬，是埋葬！因为它

今生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美好年龄了。无怨无悔地埋葬！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正逢燃烧的青春！我踏过好多高原上的路，泥泞路、沼泽路、冰雪路、泛浆路、搓板路，这些路上又有好多岔路。这些路中有不少是迫不得已踏上去的，有时难免会撞到南墙，没有关系，踏上另一条路继续走。走着走着就踩顺溜了。总之我让自己一直要走在路上，总算走过来了。如今还在走。把几十年的年华就这样无情有意地埋葬在了那块高地上。虽然是高地，我总是约束自己把调门放低一些。埋葬后自然是盼着生长出嫩苗，墓堆上的苗儿也许更显生命力。

昆仑山下那片埋葬着近八百名官兵的墓地上，有一座墓前蓬勃着十棵小白杨，那是一个女兵给她的爸爸栽下的遮风挡雪的伞树。我一直觉得那白杨不是栽的，而是从墓里长出来的。十棵白杨树走进我的散文后，我感到散文也似乎有了生命。我一直和那位栽树的女孩保持着联系，我鼓励她要坚强地活着，像有爸爸健在一样活着，像高原那些白杨树一样活着。

如果把自己数十年间扎根青藏高原看作是锋芒的话，我也不知道这点锋芒还能持续多久。但有一点我一直企盼，真的想看到如果坚持到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包括对社会的敏感。我把自己的命运和那块高地连在一起了。即使这样，我还常常对朋友说，我对那块高地的神秘感和陌生感远远超过了我对它的熟悉和了解程度。这就是我还要往那里跑的诱惑力！

目
录

藏羚羊跪拜	001
拉萨的天空	004
十八岁的墓碑	007
歌的高度	047
草原藏香	060
仰望昆仑	067
高原上空的星	084
女兵墓	099
不冻泉	105
嫂 镜	119
瞭望孔里的八廓街	127

英雄藏牦牛	134
未被阳光覆盖的路	142
背 心	149
遥远的楚玛尔河	156
望柳庄	162
情断无人区	200

藏羚羊跪拜

这是听来的一个西藏故事。故事发生的年代距今有好些年了。可是，我每次乘车穿过藏北无人区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要想起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那只将母爱浓缩于深深一跪的藏羚羊。

那时候，枪杀、乱逮野生动物是不受法律惩罚的。就是今天，可可西里的枪声仍然带着罪恶的余音低回在自然保护区巡视卫士们的脚步难以到达的角落。当年举目可见的藏羚羊、野马、野驴、雪鸡、黄羊等，眼下已经成为凤毛麟角了。

当时，经常跑藏北的人总能看见一个肩披长发，留着浓密大胡子，脚蹬长统藏靴的老猎人在青藏公路附近活动。那支磨蹭得油光闪亮的杈子枪斜挂在他身上，身后的两头藏牦牛驮着沉甸甸的各种猎物。他无名无姓，云游四方，朝别藏北雪，夜宿江河源，饿时大火煮黄羊肉，渴时一碗冰雪水。猎获的那些皮张自然会卖来一笔钱，他除了自己消费一部分外，更多地用来救济路遇的朝

圣者。那些磕长头去拉萨朝觐的藏家人心甘情愿地走一条布满艰难和险情的漫漫长路。每次老猎人在救济他们时总是含泪祝愿：上苍保佑，平安无事。

杀生和慈善在老猎人身上共存。促使他放下手中的杈子枪是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以后——应该说那天是他很有福气的日子。大清早，他从帐篷里出来，伸伸懒腰，正准备要喝一铜碗酥油茶时，突然瞅见几步之遥的对面草坡上站立着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他眼睛一亮，送上门来的美事！沉睡了一夜的他浑身立即涌上来一股清爽的劲头，丝毫没有犹豫，就转身回到帐篷拿来了杈子枪。他举枪瞄了起来，奇怪的是，那只肥壮的藏羚羊并没有逃走，只是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前行两步，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只见两行长泪从它眼里流了出来。老猎人的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得松了一下。藏区流行着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此时藏羚羊给他下跪自然是求他饶命了。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怜悯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下一动，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便栽倒在地。它倒地后仍是跪卧的姿势，眼里的两行泪迹也清晰地留着。

那天，老猎人没有像往日那样当即将猎获的藏羚羊开宰、扒皮。他的眼前老是浮现着给他跪拜的那只藏羚羊。他有些蹊跷，藏羚羊为什么要下跪？这是他几十年狩猎生涯中唯一见到的一次

情景。夜里躺在地铺上的他久久难以入眠，双手一直颤抖着……

次日，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那只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手仍在颤抖。腹腔在刀刃下打开了，他吃惊得叫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里，静静卧着一只小藏羚羊，它已经成形，自然是死了。这时候，老猎人才明白为什么那只藏羚羊的身体肥肥壮壮，也才明白它为什么要弯下笨重的身子给自己下跪：它是在求猎人留下自己孩子的一条命呀！

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老猎人的开膛破腹半途而停。

当天，他没有出猎，在山坡上挖了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它那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杈子枪……

从此，这个老猎人在藏北草原上消失。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这个故事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世上的爱还有什么能与母爱相比！爱——我们的母亲吧！祝天下的母亲每天快乐幸福！

让我们热爱这个世界，热爱这个美好的自然吧！让我们保护她，呵护她，给予这蓝色星球上众多可爱、美丽、多姿的精灵们更多的自由的空间吧……

（本篇作品分别入选沪教版语文六年级教材，冀教版语文第六册教材，长春版语文五年级教材等。）

拉萨的天空

四十多年间，我曾数十次到过日光城拉萨，每次看到那里的天空总是那么湛蓝、透亮，好像用一种特制的清水洗过的宝石一样清爽。说话的声波能碰到蓝天，伸出手来能触摸到蓝天。有人在描述拉萨的天空时讲了这么一句话：“掬蓝天洗脸。”说得实在精妙。我则常常这样想，也许有贴着山顶的白云映衬，拉萨天空的湛蓝才越发显得深邃、纯净；也许有拉萨河畔草地的对照，它的湛蓝才更加鲜活、美丽。

拉萨天空的蓝色是属于那种纯粹得淋漓尽致、无拘无束的色彩。它蓝得可以发出声音，它可以把你的视线冻结，使之长久地凝固在天幕的某个地方，让你尽情而贪婪地享受人间的碧蓝所带来的无限宽阔。我站在这个城市里任何一条并不讲究的街头或陋巷中，都会看到许多人在荧屏上和书本上看到过的那座高大的、依山而建的气势磅礴的房子——布达拉宫，它头顶的天空在一

年四季中不管是深冬还是盛夏都净蓝净蓝地发亮。有了这蓝天，布达拉宫的雄伟、壮丽变得更加神秘、诱人！于是，我有了这样的猜想：拉萨的天空之所以这么湛蓝，就是因为有这座独特的圣殿，如果少了它，拉萨的天空就会冷得像结了冰，寂寞得像一所空房子。

在藏语中，拉萨是“圣地”的意思，那么，这湛蓝的天空就是“圣地”的窗帘了。

就在浮云碧空下石块砌成的通往大昭寺的路上，我不时地能看到一些磕着长头的虔诚的信徒，他们全身伏地，朝圣拜佛，一步一磕头，用即使伸长了仍然佝偻的身体丈量着大地。衣褶里雪霜搅和着沙尘和满脸的沧桑告诉人们，他们是从遥远的山那边、河那边匍匐而来的。这些朝觐者的手上戴着皮套，两个膝盖上扎绑着护膝，他们做好了应付旅途上一切艰险磨难的准备，然而他们心灵上因急切企盼而聚集的灼痛，因极度寂寞而结痂的伤痕，却是什么也难以抚慰和弥合的。漫长的朝圣路上，他们只知道磕头，从不说话。没有话语反而显得他们说了许多话。现在大昭寺就在眼前了，这是他们此行的终极目的地，也是极辉煌极鼓舞人心的最后一段里程。据说，磕长头到“圣地”来朝拜，一个人一生中只有一次。我没有想到在这些朝拜者的队伍里，竟然有一个藏族少年，他认真磕长头的动作却怎么也掩盖不了他的笨拙。只剩下

最后一个长头的距离，他就到大昭寺了，他却没有磕这个长头，突然站起来，大喊一声：“拉萨！我的亲娘！”喊完后，他觉得肚子好像饿空了，静静地伏卧在地上，舒展着四肢，倾听着日光城从地心里传来的呼唤藏家儿女的声音。

藏族少年的头不偏不倚地正朝着布达拉宫的方向。他从阿爷的嘴里就知道，这圣殿的墙上彩绘着文成公主当年进藏的故事，他此次进日光城就是为了亲眼看看这位祖祖辈辈受到藏家人尊敬的公主的铜塑鎏金像。

就在藏族少年全身伏地在大昭寺前虔诚地朝拜时，布达拉宫的金顶在蓝天下格外耀眼，闪金闪银。有一朵白云飘飘而来，打扫着天空的灰尘……

（本篇作品入选苏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北京市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材第15册。）